

讲道德也要接地气



■赵丽

在泗水县圣水峪镇北东野村,村西头尼山圣源书院举办的“乡村儒学讲堂”颇有名气,曾经在正月里吸引了 300 多位听众,连走廊里都挤满了人。就是平时,每逢开课,周边村庄的老百姓去百八十人也稀松平常。

这样的人气,连村干部也感到佩服。在他们印象里,农民最重视实际,“除了干活吃饭,别的事不愿意啰啰。”自从包地到户,尤其是取消提留之后,村里就很少开会了,即使开也招呼不了多少人来。

那为啥村民愿意舍出时间去听课呢?当地村民的回答分外一致,“讲孝道是好事,也和咱有关系啊!”

话虽简单,道理却深刻。这些年来,乡村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但许多人的精神和情感却处于空落落的状态。就像地里的庄稼干枯了,需要水分的滋润才能再旺盛起来。但是,这水要浇实在了才有效果,浇错地方,或者光湿湿地皮,还是不管用。

在基层一线开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普及活动,这方面体现得更为突出。一些地方的基层干部反映说,乡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其实非常难搞,这倒不是说基层没有精神需求。只不过农民最讲究切实利益,而且还有自己的一套认识系统,有的村

民连电视都很少看,如果道德宣教活动和他们的需求、想法“不接茬”,那更是喊破天也白搭。

要想“接茬”,那必须得切合实际生活。这首先需要清楚农民在想什么,烦恼什么,需要什么。泗水县精神文明办一位负责人介绍说,现在泗水正在开展“儒风孝道”教育,原因之一,就是考虑当地是劳务输出大县,不少农村家庭都是男劳力出去打工,家中只剩老人孩子和中青年妇女,家庭关系处理对农民来说是个大事,弘扬孝道思想农民愿意接受。

找准了农民的需要,还要用适合农民接受的方式去供给。荏平韩屯镇开设的“道德讲堂”,也是用传统文化中孝义、仁爱、诚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等理念来“诊治”村民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但要让村民乐于接受这些理念,就特别需要注重贴近性。比如说,什么是“五服”、“六亲”,什么是“家长里短”、“婚丧嫁娶”?这些是农民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是农村伦理秩序的基础,从这些词入手,用百姓话来讲授朴素的伦理道德理念,农民更有趣听。当然,这就要求,开展宣传教育时,必须得有实干的劲头,不能图省事、走形式,不能满足于简单的照本宣科或是弘扬口号,而要投入心血去“经营”。

“代跑”, 是没有体力,还是精神萎靡

言者有意

■戎国强

大学校园里有两处风景最美:图书馆和运动场。看到一张张正在阅读思索的年轻面庞,一个个生龙活虎的身影,谁能不被年轻人蓬勃向上的生命活力所感染?

但是,大学校园里还有另一种令人担忧的景象。《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网于 10 日和昨天分别报道了部分高校体育测试“代跑”现象。报道说,眼下正是很多高校进行学生体质测试的时节,最让学生叫苦的当属 800 米和 1000 米跑,对于一些跑步“困难户”来说,找人“代跑”成了顺利过关的捷径。以至于催生了“代跑”生意。报道说,浙江某高校大二学生小秦告诉记者,每次长跑测试结束后,田径场边上到处是学生的呕吐物,有的学生瘫坐在地上半个小时都缓不过劲来。这些学生平时大都不怎么锻炼身体。景德镇陶瓷学院大三学生赵双根告诉记者:“不少同学喜欢宅在宿舍睡觉,男生打游戏的居多,我了解女生一般在宿舍看泡沫剧、港剧、韩剧,而且是一边看一边吃一边哭。”

报道说,今年 1 月,共青团中央、教育部等下发《通知》要求,从 2014 年开始,在全国高校范围内全面启动和广泛开展大学生“走下网络、走出宿舍、走向操场”主题群众性课外体育锻炼活动。但是,“代跑”现象,是单纯的身体问题吗?宅在宿舍睡觉,男生打游戏,女生看韩剧,边看边吃边哭,这不是精神现象吗?我们不知道,类似这样的高校的政工部门、团委、学生会、辅导员等组织和人员,在组织“走下网络、走出宿舍、走向操场”活动时,他们有没有去关注、关怀这部分学生的心灵世界?

没有个案调查,不知道这些学生处于这种精神状态的直接原因是什么,但是,

高校的人文环境,是否与此有关?这几年,一直有人在关注、思索大学生的精神世界,形诸文字并引起社会反响的至少有这样几次:

2010 年 3 月 20 日,蒋方舟发表《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她说:“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2012 年 5 月,北大教授钱理群在《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直言: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2012 年 7 月 1 日,北大中文系举行毕业典礼,该系 1984 级本科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卢新宁应邀发表演讲《在怀疑的时代依然需要信仰》。卢新宁对学弟学妹说:我唯一的信仰,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了——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学场有别于官场,不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当利益成为唯一的价值,很多人把信仰、理想、道德都当成交易的筹码……

以上三位知名人士观察到的现象,与“代跑”现象,与“宅在宿舍睡觉,打游戏,看韩剧”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联系呢?是什么让这些年轻人如此萎靡呢?他们曾经相信过什么,现在还有没有能让他们相信的?或者什么都不信?还有,那些并不萎靡的年轻人,又在相信什么,追求什么?

稍早些,在北京举行的两会上,从事基础教育工作的全国人大代表吴正宪列举的世界男性平均身高排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份报告显示,中国男性平均身高矮于日韩,世界排名仅列第 32 位;7 岁到 17 岁的中国男孩平均身高比日本同龄男孩矮 2.54 厘米。身高与体质有关。但是,如果仅仅是身高不如人,并不是最严重的问题。

画中有话

套餐陷阱

啊~ 返还完得 25 年! 吾命休矣~



■文/言者 图/春鸣

浙江永康某通信公司不久前搞活动,称预存 2599 元送手机和电脑,若每月保底消费 66 元另获赠 3200 元话费,首月返还 100 元。年逾 6 旬的朱先生觉得很划算,遂交钱办理,当月收到百元话费返还,但之后每月只有 10 元返还。照此算,3200 元话费返还完得 25 年,那时他都快 90 岁了,他才觉得上当了。

近年,“套餐概念”盛行,商家纷纷抛

出眼花缭乱的消费套餐,不明就里的人,很容易被那“优惠、大赚”的噱头迷惑住。正像这位先生,看上去每月只需花 66 元话费,就可白捡数千元的话费返还,当然赚了。殊不知,商家合同里的猫腻,就在于放长线钓大鱼,谁管你是否能活到 90、100 岁呢!

“套餐”满天飞,记住,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作为消费者,只有打醒精神,看清“套餐”背后的责权和具体约定,否则,被蝇头小利迷住,就等着做冤大头吧。

医改办的归去来, 变革路上消失的时间

社会热点

■然玉

国务院医改办从国家发改委划入国家卫计委不满一年,即出现“折返”传言。有媒体称“医改办将重回发改委”,但两大部委一直都未正面回应。近日,有记者梳理全国 31 个省级医改办设置发现,16 个依旧设在发改委,设在卫生部门的 15 个中,多数是因为去年以来的机构改革从发改委划入新组建的卫计委。下一步,国务院医改办将何去何从,牵动着中国新医改的方向,也牵动着太多利益相关方的神经。

医改办的归属问题,再次引发舆论热议。细细想来,如今的两难困境,似乎早有预兆。自去年的机构改革之初,便有专业人士指出,“医改办划入卫计委下的一个处(体改处),意味着医改办的权威性、协调性、公正性变弱。深化医改将越来越难。”而从实践效果来看,近一年来医改止步不前,似乎也验证了各方之前的种种判断——事实再次证明,若无必要的权力位阶和资源动员能力,所谓“改革”必然陷入惨遭瓦解的境地。

2010 年才获转正的医改办,一直被公认为是体制内的弱势机构。去年,其由发改委划归卫计委,更是强化了自身的固有“劣势”。关于此轮调整,无论民间抑或业界,实则都颇多质疑。相比于发改委,卫计委的操盘能力、威望系数、职权范围都逊色不少。

在此框架内,“医改办”根本无力调动财政、人社等强势部门,戮力同心一同推进医药改革;再者说,卫计委本就是医改对象,又怎会任由医改办自我革命呢?

正是基于上述种种担忧,近半数的省级医改办,并未按照要求“搬家”到卫计委。凡此,或可视作地方决策者对宏观路线的修正。但亦可理解为体制内部未能形成共识,而只是在边走边看、彼此试探……在这种无休止的犹疑、反复与试错中,“医改”一拖再拖、鲜有作为!令人遗憾的局面似乎由“医改办”一手造成,又似乎与“医改办”毫无关系——疲软且模糊的“医改办”,更像是表演变革决心、搪塞民意追问的象征性机构。

其实,医改推进不力,与医改办又有何关系呢?谁会天真地相信,“医改办”能真正主导医药体制的改革进程?在此意义上,关于医改办的归属之争,又显得没那么重要了!关于医改,真正关键的是,国家职能部门和地方主政者之间,能先就“改革”的大体思路、成本分摊、利益流向等形成基本的默契。其后,再由医改办等专职机构厘定具体方案,如此才可跳过那些费时弥久又毫无意义的扯皮游戏。

各利益主体、关联各方,也该直面问题了,展开真诚的对话,然后接受一个均衡的博弈结果。总是让前台的医改办承担压力,实在有羞辱民智之嫌。当然,医改办该有自己的担当,但绝不意味着它就该大包大揽。当前所急切要做的,一方面是再次明确医改办的身份归属;另一方面,则是梳理其职能定位。与其被赋予太多职能却无法兑现,不如收束一步,用心扮演好调查、研究、咨询等智囊角色便好。